國史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5）
函號 150 22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五二八九號 一三冊 一五〇函 二二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國史　傳

廿七下之廿九

國史 附 [illegible]

五七五六番

宗室傳第二下　　巻二百十七

明治十三年購求

神祖十一男閼口夫人生信康及清徳主鶴殿氏生
良祥主万姫生秀康西郷夫人生徳祖及忠吉都摩
姫生正清主及信吉茶阿生忠輝松千代亀姫生仙
千代義直正木氏生頼宣頼房遠山氏生女許嫁伊
達忠宗四歳卒秀吉待上以客禮天下畏其威矣徳
恵足服人而加以婚姻結列侯之驩至有天下而不
改是以名主者多所未嘗往齊兼其愛而聯二姓之
親意蓋甚勤矣嫁山内一豊者長澤康忠女嫁大須
賀忠政者久松康元女後適菅沼定芳嫁有馬豊氏

者松平政忠女嫁山内忠義者久松定勝女嫁堀忠
俊者本多忠政女後適有馬康純嫁蜂須賀至鎮者
小笠原秀政女嫁黒田長政者保科正直女嫁鍋嶋
勝茂者岡部長盛女嫁松平家清者久松俊勝女嫁
加藤清正者水野忠重女嫁福島正則者牧野康成
女嫁正則子正之者松平康元女正之死弟正勝烝
焉嫁田中忠政者康元季女後嫁毛利秀元
信康四歳帰参織田信長欲親于参以女妻焉甲入
遠州宇理氏作乱敗足助信康撃藏渠魁復城主子
足助初神祖遷遠濱松留信康于岡崎呉寡代官大賀
彌賣岡崎于甲君甲君出聞彌誅死遂圍長篠信康
軍于山田救之遂撃甲君于長篠従定遠州攻小山甲
君將兵救之参兵解圍去信康並大猪先下將西曰
甲君在前前行在後後行從是見當徐行神祖悦凡
每甲君出常從拒之長篠之役公為信長下馬信康
以為参尾等而甥舅之国也不為下見其將如見参
將久之夫妻有隙而関口氏之事起前是神祖與之
書曰聞人之言世子好舞国中化之有備善者雖高
賈僮奴男女雜處共舞衣服不飾進退不應節者射
殺之晝夜飲酒不恤軍国左右近意輙死是以箝而

無謀者雖大臣怨重過而不言項籍一戰斬三將軍
勇則勇矣然不免身死国云持其勇也汝之勇不如
籍而暴過之方猶見僧無獲汝信左右妄言繫馬後
馳數里砕爛死又淫室家不和氏真之亡不以淫耶
参小於駿而淫過之凡亡国覆家之行盡在汝身従
今日洗心改獨勿使而公罹禍書至宜知悉信康讀
書泣数行下常與忠次忠世不相善心知其所搆而
無自明從賜書怏々不樂止酒廢舞不御唯其亥虐
如故見忠次使尾過岡崎不入乃知其死天正七年
八月執諸大濱數日還堀江九月賜死于二股後公

燕諸將優作藤仲光殺兒脱君之子之戯二將有愧
色云

忠吉生也以東條家忠嗣絶以三枝橋四万石封忠吉為之後使松
平康親佐之奥氏作乱自殺馳帰請軍會賊平是時年十一也
文禄元年封忍為下野守取井伊直政女康去以諸侯軍西至岐阜將
援加藤嘉明使監軍迎忠吉而後受其降関原之戰命從直政二人將
前清洲侯士有可兒吉長者横槍塞道曰正則見命為前鋒
誰也將先直政辞以斥候留其軍持與忠吉進撃薩
兵親斬薩壯士松浦於是封尾六十万石為侍從又
為従三位左中將薩摩守初直政請立忠吉為世子

大久保忠隣固言不可乃止忠吉雖不得立心善忠隣之言與共善遇之如江都常館于大久保氏德祖亦不望直政欲易己迫死悼惜見于顏色而忠吉好色外内多嬖人生瘡殆死慶長十二年如江都病作卒于大久保忠常家

信吉初爲長澤康忠養子康直死以穴山信尹從軍有功以信吉爲之後冒武田氏使撫故甲衆東還時封之佐倉關原之役守西城徙封水戶然尫弱不能朝見無位號歲餘卒

忠輝生似信康神祖惡之使勿擧母阿茶局請皆川廣照所松千代卒爲神祖言立爲長澤氏後爲上野介改上總介稍復以多力善騎射愛之封佐倉侯移食川中嶋十八万石從德祖入朝拜左少將使如大阪慶長十四年朝江都老臣皆川廣照山田長門松平親宗諸駿府言忠輝在國不奉法不聽大臣之諫阿茶局之召忠輝面謝因言三臣讒臣使得死罪逐廣照殺長門親宗明年封越信六十万石監北陸軍因縱幸臣爲姦無忌憚又倚藉上所貴幸司農長安探知朝廷之議甲寅留守江都統會津侯山形侯岩城侯加納侯等隱備秀吉所厚親如藝侯等著與之手書曰日巡城中勿得出門善撫循士卒若有事詢

重忠乙卯部諸侯自和州入前軍戦已克仙臺侯忠
輝勇也使人促忠輝戦忠輝将花井義雄震不進是
時前中大夫廣熈猶異忠輝之悛来軍所見忠輝不
戦直入切責忠輝将進仙臺侯又止之曰日莫不知
地形必遺之俘廣熈知忠輝不可諫而行明日有異
議不戦神祖使松平勝隆如越責讓曰徼兵辞之軍
興至阪望視君上之急不救朝于天子稱病不従潜
出外捕魚既不辞帰国間道行擅殺幕府之士汝有
大罪七為人臣子有一於斯不免其誅矣我不欲見
汝勿有来見大漸時見其母阿茶泣曰児也使謝罪

不受辞状百端欺上罔下天地且不容罪無所逭阿
茶恐召忠輝至不得見却止藤岡會神祖不起本多
忠純云請国師居深谷五十日国師不為言初幕府
騎伊丹彌藏冨田太郎逢忠輝于寺山前馳言下馬
不可曰我無二君何言下馬前馳欲撻二子逃待忠
輝至以刀欲撃左右格殺之然不知何人於是欲帰
咎于将行安西右馬在馬亡捕得送諸有司右馬為
監察知国陰事言義雄止不及戦忠輝無罪及諸不
法事有司言誅焉因義雄于厩橋而寘忠輝作乱召使謝罪
至則執還諸浅熊請自殺不許尽没其地又遷高山

還諏訪毎還留從者不得從忠輝在越時有飲酒至
四斗不醉者殺見其腹有鈍大可三寸容酒四斗忠
輝賓而愛之是時腰鈍沒湖或二日或三日諏訪侯
恐失之杜門不出憲宗時卒
松千代兼松平康直後六歲卒
仙千代為平岩親吉養子六歲卒
秀康義直頼宣頼房自有傳
徳祖四男浅妃生大宗長丸忠長天壽主天徳主天
宗主興安主東福后神尾氏生正之其名主嫁池田
利隆者榊原康政女嫁前田光高者頼房女嫁加藤

忠廣者蒲生秀行女嫁中村忠一者松平康元女後
適津輕信敎嫁九條道房者羽紫秀勝女嫁彈正尹
好仁者松平忠直女嫁細川忠利者小笠原秀政女
嫁東西門跡者道居女凡八人
長丸二歲卒
忠長幼多智上與浅妃以大 宗病而寡言以為愚欲
易之偶因神祖非之不果稍為裁抑食信州十万石
明年封甲府然為浅妃愛之留中不出使稲冨祐直
敎之放砲得鴨于西城下獻之上變色曰神祖城江
都曰與世子以未嗣居西城忠長恃親犯上擅弄兵

于東宮墻垣之間無人臣之禮大不敬浅妃怨離席
為忠長謝得解猶賞祐直元和五年以駿遠之地増
為五十万石号駿侯諸侯朝江都先朝駿府進其土
之産出如神祖時忠長益驕後既又増以小諸及参
隶為参議従三位左中将進権中納言寛永三年上
如京師忠長造舟作梁于大猪川上不憚曰大祖建
江都也函嶺以為城大猪為池以制天下之変若橋可成
不足為険毀之乃行遂従朝京師為従二位権大納
言是時浅妃病作忠長日馳三四十里比至江都従
者四人耳然後不及命作廟陵極宏麗初神祖遺命

莫雕鏤又有増益建徳廟美且大于妃廟而大於祖
廟於是発諸侯治作祖廟無以先令聞于上者山陵
興作盡自忠長始也忠長既不得為世子浅妃薨失勢意惚々
積懐徳祖愛其不従法八年遣就国既園浅間殺猿千二
百還乗轎自後刺舁夫舁夫逃捕得斬之俄雪降入寺焼火薪
湿不燃親斬執薪者従是斬殺甚多以上甚愛之無言者又
無良師傅怨望有悪言上書諸侯百万石不若千秋
万歳之後挙兵自取是時諸不法之事浸淫聞于上
夢見月分為二曰天将剖地為二一之者在我観上
書深憂之請朝不許執其相宣正忠長遺書尾侯水

戸侯天壽主曰上之所問咸忠長所為宣正不預知願
僇忠長莫及宣正上益怒大宗為上泣請赦忠長病急
時出前上書見之大宗大哭不復言明年徳祖厭代冬曆
列侯二十人之甲駿永井尚政之駿青山幸成之甲還忠長于都
留十年正月移諸高崎復執之相既而賜死城主安藤重長受上
命立垣于屋霤之下忠長悟燒書畫寶器自頸死
正之為保科氏別有傳
大宗五男增山夫人生嚴宗振姫生靈仙主夏姫生
綱重本庄夫人生憲宗諸姫生亀松跡部氏生鶴松
嫁一條伊實者池田光政女也

綱重生以俗忌使天壽主母養嚴宗立出之于外食
十五万石為左中将左馬頭進正三位寛文元年還
参議封甲二十五万石十年有司執甲卿太田正成
嶋田時之是時甲館二府後於三藩而内實不給欲
貸金縣官酒井忠清知甲侯不聽己屢抑之甲侯怒
欲殺之憲宗至性友愛入朝不離其側不得發人亦
無一知者然竟以是成病左右逢其醉多斬殺之藩中
不治延宝中甲侯卒文宗立迫入為世子贈故甲侯
權中納言嗣位贈征夷大将軍正一位太政大臣
亀松三歳卒

鶴松數月卒
憲宗、子傳姫生明信主德松嫁水戶吉孚者鷹司浦
信女又養尾綱誠二女一則夭一嫁前田吉治保科
正邦所聘者清閑寺熈貞女享保中嫁于薩
德松生二歲嚴宗以憲宗爲世子立德松代爲館林
侯憲宗立詢立世子于三藩水戶侯曰故甲侯、早死
不嗣以甲侯爲世子大宗以下皆避之甲侯、立以今
館林侯爲世子讓位有位豈不美乎上不能從立德
松爲世子更名綱熈三年薨
文宗四男右近生家千代須免生大五郎虎吉及諸

姫之子咸死于襁褓之中勝田夫人生章宗
德宗四男大久保夫人生信宗竹本氏生宗武諸姫
生元三與一女咸數月卒谷口氏生宗尹嫁伊達宗
村者紀侯宗直女也
宗武元服爲從三位左中將右衛門督賜德川姓食
俸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參議以上書言事停
朝三年
宗尹元服爲從三位左中將刑部卿賜德川姓食俸
三万石信宗立封十万石拜參議
史臣曰枝葉不繁、本根無所庇是以將興之世孫丈

常盛我国家自参之初至有　天下雖同之不億未有
讓也如夫信定傾、巧信孝専斷忠輝不奉法有所由
然方忠長怨望將得罪之際大国多士無一人之爭
之者悲夫忠吉不患不得立而善忠隣之守正賢哉
自古所未聞也其它則定推卬眞次兄弟之讓足慚
暴兄弟之觝者

三藩第三　　

尾敬公德川義直者神祖第八子也字子敬慶長八
年封爲甲斐元服拜右兵衛督遂代忠吉食尾美參
六十二万石治于清洲十歲出就国神祖爲其幼故
以之共行及卿且元來聘一年還名護屋使列侯十
九人城焉十六年從如京師拜從三位參議右中將
城皇宮甲寅如役軍罷從德祖留　天王寺明年神祖
將還役至名護屋爲敬公迎婦乃行以在後無軍功
神祖病大漸謂德祖曰以義直賴宣爲両翼　天下不
可獨立神祖厭代之明年爲正三位權中納言寛永

元年城二條三年從如京師為從二位權大納言後
致徒役城江都大宗時賜子光友姓世良田以靈仙
主妻孥頻進參議右中將從三位慶安三年敬公卒
光友自江都奔喪留人丞関辞列侯使者賻贈一無
所受敬公温克好學著国初年譜成功記神祇宝典
等書光友又賢尾人歳集熱田相鬪此吏至傷者已
多又捕行旅祀鶴宮光友欲不改父之道唯令禁此
二事平居使素所食一肉一菜而其夫人者上之妹
也常曰我為女子故為尾夫人見上有德色所求莫
不獲以未曾增尾為湯沐邑毎食常饋珍異後曰婦

養于夫者也而却養夫于不受小濱侯士殺役夫于
尾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光友曰士而殺徒罪不至死
以我之故使自殺之而館之于寺者為僧請我也救
死而不恐威者僧之職也殺之于其側不救何以為
僧使吏逐之其以貴不凌人如此為權大納言憲宗
時老子參議右中將綱誠前賜世良田姓者立為尾
侯次子義行封伊奈三万石徙高須後以兄之子義
孝為嗣已老義孝卒無後義行有庶兄曰義昌封梁
川三万石卒季子弟義方立義方卒子義真立德宗時
卒以年不滿十七不得置後（先是光友卒諡正公）綱誠立為權中納言卒

長子従四位下右兵衛督吉通立是時吏或欲擇卒
吏罷老者罷之而赦怠吉通曰小人不爱四支冒寒
苦者以身老妻子有所託也今棄老者何以得壮者
之力不聴章宗時卒于権中納言子五郎太立三月卒
贈参議吉通弟曰義孝継父通温宗春義孝前為高
須侯後於是立継文為尾侯以前所食二万石與通
温享保中有狂易疾因除継文為権中納言卒侍従
主計頭宗春立三遷拝権中納言初継文以上自紀
侯登大位已不得立不能不慊于中為病卒文厓通
温不置直梁川後宗春望之作書誹謗朝政上宗侯約

因益示奢侈不奉法府立戯場不設禁尾政大壊居
江都時常出微行無日夜與冨商賈竪為豪華捐傾
五月五日為子万五郎建神祖所賜敬公之旗自後
門延観及市井夫婦示諸纐飾刀搶甲胄宗春賜服
奇褻服倚樓臨視不曽隠蔽自尾至江都道上之儀
仗盡怪璅上使受尾之事者留寺瀧川元長江都尹
石河政朝畏以法宗春飾辞拒之又使知政事乗邑
言之不可會尾卿言宗春不任承敬侯之業使列侯
長者浅野吉長宗室長者頼貞頼幸適尾之邸集尾
大臣廢宗春立宗勝宗勝光友孫也父曰但馬守友

著宗勝又為但馬守賜故義孝邑拜左少将於是立為尾侯以次子義敏代為高須侯宗勝宝暦中卒謚懿公

紀侯徳川頼宣神祖第九子也初食邑父野信吉卒代封水戸為常陸介移食遠駿五十万石知政事安藤直次弟相事従如京師進従三位参議左中将甲寅従圍攻軍罷従徳祖屯天王寺明年命参東衆従頼宣請為前軍神祖悦其言曰泉紀之間多與攻者後軍任甚重且一戦不克使汝更行然頼宣以不及戦為終身之憾是時松平忠次復旧氏分其衆與頼宣又遺令駿諸衛任頼宣頼宣狡猾多材藝神祖愛之賜名器尤多而自以為承先裘之業不同尾水其相直次憂恐以死抑折終為宗室之望元和二年神祖即世頼宣奉命造廣久野明年為権中納言五年上親命頼宣為紀侯頼宣未拜如有患惟執政賛之而後受寛永元年城二條三年従如京師拜従二位権大納言於帝幸二條有司以諸侯従者為道上衛直次以賦数聴命頼宣作色曰尾紀等耳若以賦数紀為次国直次抵掌白老臣誤矣誇所謂逢三歳児得渉者耶君無憂老夫在此見執政咨之不可乃直

入見上于寢殿上許之六年城江都頼宣善察人之
所毀譽枉已從人嘗曰善容言者以人智勇為己智
勇不善容者反之是以人材得宜無不竭力所吏仙
臺侯小倉侯柳川侯松代侯所資贍渡邉光吉三刀
谷孝和亀田高緒所招致大崎長行咸天下之豪傑
也然其求之至精如治右馬東二轎肩之載母妻與
衣被各抱一子往来尾濃之郊或蕈之頼宣曰右馬
居津山為　世子舍人世子根有力其君欲殺之不亮
右馬乃執世子以媢其君是而可忍何不可忍雖武
何為紀脊碉出粟立數府均贏不足其法国有大興

作則以械器之用助之有大賓客則移鷹犬歌舞之
錢拱嵌令則假減俸禄常歳有餘各藏其府雖儉歳
無有不給會渡海水主五人為雷所撃入渦中幾没
頼宣言笑自若曰雷獨不可禽乎閒明鄭正国請兵
奮將行上不許問可使代島原者頼宣曰此賊也挙
一危屬之誰不能成功諸將閒夜襲營以賊尚強頼
宣曰不然賊之計已窮矣敗不出十日諸將不信竟
如其言上已誅正雪得頼宣所吏通書執政問頼宣
頼宣賀曰賊不稱列侯而假名宗室雖逆無道知天
下之深戴德川氏也臣身不足惜願絶臣屬籍以臣

茅土剣臣肝腸以安臣矦之心臣之死猶勝于生頼
房光次執政之臣僉曰紀矦言是紀矦不宜有它心
頼宣曰詐偽不止是頼莫斷賊三數人以備考験上
許之罷紀矦井伊直孝曰縦横揣摩雖蘇張不如也
是時夫多為耳目者以故探知得書頼慮所以對得
事解然不遣国十餘年或言嗣位初頼宣喫臂祭光
陵使求之其書有辱上信之乃許就国寛文七年光
猶欲為国家一効力曰大祖平段時已辞位雖燕居
及朝廷之事危坐聳聴見光貞手搏謂其傅曰項籍
不言手剣一人之敵不足学夫臨敵制勝須将畧如

何耳項籍之所不為而為光貞頼之手於是光貞立
為権中納言十年上封光貞弟頼純為西條矦頼宣
多與之宝器曰以是獻紀所欲可得頼純信妾之言
廃長子頼雄立其子頼致頼雄如田邉以為得罪于
父不當戴日至田邉不下輿後徳宗知見寃徴之使
者未至聞頼致為紀矦吐血死頼致為紀矦少弟頼
安代為西條矦卒子頼邑立頼邑致仕以頼致子頼
淳為後紀矦光貞子綱教為常陸介憲宗以明信主
妻之是時上無它子以故愛甚遊紀第主言上封綱
教二弟左少将内蔵頭頼職左少将主税頭頼方各

三万石頼方徳宗初名也明年権大納言光貞老参
議綱教立為権中納言宝永二年卒頼職立服未除
聞父病篤馳帰若山逆其卒毀瘠死贈従三位参議
以遺令立頼方前明信至所請邑咸復入于官頼方
改名吉宗遷為中納言宝永五年増與紀州地四百
石迨入承統以西條侯為紀侯名宗直延享中至従
二位権大納言薨後国復負
水戸威公徳川頼房神祖少子也四歳封下妻以幼
見愛常抱在膝上嘗従容問諸子孰欲義直曰願
得大国頼宣曰願得賢臣威公時六歳應聲曰欲得

天下上愕然不言推墜諸地毎裁折不得比諸子既
代頼宣封水戸削五万石従如京師為左少将右衛
門督賜徳川姓攻改令威公奇駿府元和中遷参議
益三万石寛永三年従朝京師為権中納言六年城
江都大宗敬威公至以長幼飲酒威公子二十五人
谷氏出曰頼重光国勿挙三木之次遣之之次前居
京師納女于大納言滋井季吉見罷為夫人於是属
頼重于季吉寘光国于家長見之威公威公不懌不
為子之列大宗以水戸未置嗣子命其相信吉擇可
立者群公子聞上之言敬信吉甚謹光国僅六歳呼

信吉曰叟未執鞕與之信吉出曰是可也言上立爲
世子拜右少將左衛門督年十五眞頼重居天龍寺欲
爲僧之次不欲吉之勝姫勝姫威公慈母也閔長子
而不得爲世子爲上言之上復徵見封下館是爲讃
英公内城灾威公致役徒與作水戸邸焼大夫請賞
出秘書者威公曰我不志之思惟賞之間傷令源以
定事賞之可矣威公不知字而欲述國史屬之世子
歎曰子孫無見我書學十三年而書江淹文賦寛文
初卒子右中將光國立是爲義公子龍紀初庚與
威公咸万姫子也万姫以孫女欲妻義公義公辭以

同姓不通婚姫乃避人閉室以異相通義公終日正
坐不言姫乃止又以趣兄立不自安讀伯夷叔齊傳
善兄弟相讓歎必傳兄之子以自成其志當威公卒
與兄共至柩前請二子子之頼重辭義公曰若竟不
許是使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也弟不復生喪頼重
乃許時天下栄多殉義公切禁止之明曆災夜半有
砲聲威公驚將出止之曰非兵也使問之無丸之砲
也駆楓山之盜云遊銚子港海上有聲潮大至左右
走請御舩義公不應歌而不止潮亦不至義公既立
以爲孝莫大纉其志撰之史自神武至小松帝本紀七

十三列傳百七十表志若干名曰大日本史聘天下
名士以預著作以為神功后攝政列之后妃大友皇
子已立踐之本紀南朝雖微正統也繫之正朔至神
器之還皆前史所不及正為世子時首論定乎威公
之志也学士林春勝撰本朝通鑑義公見之多所裁
正於是置史館俟後有繼及敎成國子皇宮災詔上
所燔之書所進多於前帝悅又命撰立坊立后儀水
戸置祠官毀淫祠三千新造寺千編不持戒僧為民
三百餘人法殺鶴者死夫捕罪人至義公以為不可
為禽獸殺人然法不可癈集僧観之僧無言者陰赦

一僧救之赦罪人逐僧不言者憲宗時蓄儒臣髮亦
自義公發之憲宗承統與有力語在堀田正俊事中
既參政正休殺正俊于朝死知其為國死親至其家
問妻子上親聽越之獄會宗室于殿中位二典、于三
藩之下義公曰我從三位也居正三位之上乎讓綱
豐居上上嘗馳驛召義公于水戸不俟駕備而行驛
夫不知是義公不肯給馬輿駕童乃得行敬上命如
此而不阿意音明信主嫁紀世子為幼故欲為起宅
東城使侍中問三藩義公曰不可主內有傅姆外有
家令雖在紀邸何慮若以幼故莫若待長且紀世子

居東城大好未知出時如何上曰善然心欲以紀世
子為太子使成負以其私問可為太子者義公曰上
春秋方盛不必無子當是時置立子于何地耶万一
無耶甲侯在矣不可則尾世子在矣不可則紀世子
在矣又不可則綱條可矣何遽労慮之在上益不懌
是時世子綱方卒代以其弟綱條讃侯曰易嗣欲顕
君之義也一之猶可其可復乎必立頼常義公曰頼
方死而復頼常天下其為利其死固請立綱條而恐
其兄不嗣死稱病請老上義許之召見拜權中納言
辞曰致仕之臣不敢當也知政事忠朝趨進曰威公

以納言為水府祖君若不拜水府復無納言義公乃
受義公以為人事畢矣歸水戸起冢于威公墓之東
題曰梅里先生墓自撰之銘相地于両山之間居焉
僮二十餘人耕田而食如編戸之民税厚則憂薄則
樂僧之投宿叱辞去竟不知其為貴人嘗如府城見
席新曰是非隠士之席不坐本庄夫人家令木下信
貞任姻親藤井徳昭仕水戸綱條新立不熟政喜徳
昭之辯欲為大夫水戸相中山信成不可徳昭乃矯
義公命奪信成政稍干国政謂義公曰侯之意欲如
此謂侯曰納言之意欲如此義公知之未發徳昭恐

謀已知柳澤吉保不善義公告之納言病狂易為罔
之害又恐不能保身以不慎宿衛為今侯之罪吉保
告正武正武正色曰我主水藩是非小事而不之知
乎若言者我不任職也且君何從受此語吉保不能
對罷初義公以議世子不中旨既知其出于忠享於
是上使養仙主告義公以正武所聞吉保之事義公
知德昭所為如江都置酒作猿舞男女無少長咸召
觀之義公將舞更衣于帳中出書于袖數德昭抽刀
刺之自背達地不殊執翁出舞見者始不覺其有異
初德昭與其黨盟每出為載書于妻曰聞我死燒之

云是日義公使吏掩取之示德昭殺之正武閲其書
曰殆夫太伯綱條將殺其妻子戮其黨義公曰禹首
鯀之子也舜不以為戮德雖不及舜刑不可濫倭曰
之欺人使我父子不悟其非況佗人乎盡放之上召
使講大學義公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
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之基者以于至善也上稱善久
之時朝廷益侈靡用浮屠之言禁妄殺生罪殺犬者
尤多義公布袍皮袴獻犬皮十枚于上曰此水戸所
多有也辭出都夜稱使者還見甲侯事秘無聞既上
使者至數錢買魚親割烹與之食遺之耕馬與一斗

之參謁使者曰田舍翁無酬使者因使詰尾隱侯曰
三藩宗室之儀表君以病不能朝見致仕不宜屢出
義公年七十四卒綱條字九成是爲肅公還參議從
三位上名鷹司輔信女嫁肅公子吉孚初義公分新
田四万石封二弟賴元賴隆於是上遊王家封賴隆
爲長沼侯賴元子賴貞爲守山侯以前邑歸宗国以
水戶爲三十万石吉孚享保初卒謚恭伯肅公卒讃
惠公子宗堯立字子勛立十年卒謚成公子宗翰幼
立
讃英公松平賴重水戶威公長子封下館侍從右京

大夫會高松侯有罪国除徙英公封高松以使賀即
位爲右少將讃岐守初義公子英公之二子以爲已
有子国不得安不取夫人不擧子水戶卿伊藤友玄
知三木之次女幸有娠陽爲病呼置已家至期生男
已長言英公英公悅將爲世子義公不得已見之嚴
宗聞之命爲高松侯世子英公老代立是爲節公名
賴常爲讃岐守初英公造寢室避雷其相曰寢室甚
善然不可踰嶺渉海者其制不備也請復改作公乃
謝相出休之毀孚節公爲左少將卒英公孫賴豊立
是爲惠公特進德宗如光陵以惠公爲大留守卒從

弟頼桓立是為懐公卒守山荘公子頼恭字子敬立
讃世以使京師進爵位為特進預大議
額田恭公松平頼元水戸威公第三子也字叔長義
公以威公命與之四万石上不許而食額田二万石
恭公知治體以為小人悍遣長官有議事使卑者先
言或請大臣監出納不可曰皂隷之事官司之職有
制不相侵若大臣侵卑者之職何制之有夫人無子
自愛何必寵貴不可以貧墨視人也性不驕侈墻皆
植木束以縄寢庭布以十年方偏思浮屠不入傳中
元燈温柔居常怡々然隷人洒水于庭洒公之衣笑
日遇人之怒殆死然當其叱人目眥盡裂有聞聲
愈瘧者云著兵書傳之後嗣論諸可否憲宗欲以為大
老有関説者而止元禄中卒子頼貞字子剛徙封于
守山使問義公之病徳宗時以長老為左少将好禅
剛侯為人所憚故謚曰荘公子頼寛字子猛代父侯
好国初舊事又集古今自天子至士庶之詩曰歴朝
詩纂
長沼侯松平頼隆水戸威公四子遺令封二万石徙
侯長沼卒子頼如立頼如卒以水戸卿頼福子頼明
為嗣頼明字子新卒子頼永立

宍戸侯松平頼雄威公第七子也天和二年封万石卒以兄之子頼道為後列内諸侯享保初致仕子頼則立

史臣曰三藩之始建也然是禁暴而内銷姦邪之謀雖有遺令所以為循至矣哉敬公謹慎好学紀公好士容諫威公折節奉法子孫世々長為藩屏維持大統者咸基于斯光文之不下于主義公之崇儒盛公之草薮英公之有譲頼雄之狷介額田恭公之治頼寛之文抑為宗室儀表矣哀公守宗穆之節而取鄙佊之誹惜哉

結城保科越智傳第四　　巻二十九

越前侯結城秀康者神祖之仲子也生育于本多重次方怒其母不遜三年不見之長子信康佯為不知抱入見曰容貌已異臣後必得其力信康死稍見愛重秀吉欲親参求得一子而養之公乃遣秀康而未有往會参人恐害公子笑曰彼自殺子何于我事秀吉亦善遇為侍従参河守食万石或以為質子慢之秀康立斬之秀吉壮之従如筑石攻山崎降之還為左少将結城晴朝無男子秀吉圍小田原晴朝挙兵應之取小山榎本宇都宮至小田原請以女妻秀康

為結城氏之後已致仕秀吉許焉於是食結城十万石奥州乱卒
兵赴之未至事平後從之名古屋還参議秀吉毀流言不止公如阪
必以秀康守伏見書使伊奈今成發火衛秀康不遣部署以俟
後公閲軍書秀康勝於伐會津之役從至宇都宮會三成反公聞執
伐秀康言先三成因留之守宇都宮與之甲曰我破此甲而向皆克
今與汝汝大任景勝未慎勿與戰俟渉河從後擊
之秀康曰景勝自守之虜不足慮置忠吉于此足係
衆之心臣願從死于三成公曰汝血氣方剛一騎將
能之耳我觀諸將無當景勝者故舉根本委之于汝
且諸將之家在江戸汝居此諸將無内顧之心本多

正信扇秀康蹶定耳詰曰幸哉有此子於是秀康乃
奉命留宇都宮仙臺侯山形侯佐野侯立山侯中村
侯角舘侯既橋矢作小見川板橋土浦松藤咸属焉
世子引軍西秀康從騎五人追與相語其事無聞者
上誅三成曰此捷秀康之功也封越七十五万石治
于福井是時命秀康擇播越孰欲居長谷部釆女曰
人言一播二越此殊不然越大而険近二都而扼北
陸咽喉非播之比後遣大埊怒釆女曰以郷土欺我
神祖使使言朝于江都秀康至関〻不入砲秀康怒
欲代関吏卒懼逃散秀康留越騎守関神祖聞之笑

曰閔吏得上策二祖乃觀角抵于越邸謹不能禁秀
康起左右頓擊遽止二祖稱其有威可畏德祖從容
問曰北州得無有異對曰有異也水皆逆流德祖默
然秀康以為與秀賴有兄弟之分憂其不能善終言
嫁天壽主進內大臣藝侯正則知其意屢如福井然
後竟絕不通曾肩進舞姬者云天下第一秀康涓下
數行曰嗚乎我不如此姬慶長十年為權中納言明
年以諸侯築王城有病如白山本多俊次見秀康還
為之泣康俊曰嘻甚人情不至此既往見甚瘦惟帳
敝不修執手詰使撫腹曰如此不復相見康俊不能

對來曰宜哉俊次之泣為越侯八年卒子忠直立從
神祖如京為左少將參河守城皇宮秀賴作亂兵本
多忠政督藝州兵遂進攻阪事在前田利常中明年
又攻阪俄為前軍神祖謂越相富正曰忠直不及若
江之戰詰且之事恐亦然改行我之過也我甚望之
忠直聞之切齒曰我必死吉田修理故仕羽柴秀長
者道軍夜登茶臼山忠直大呼下山擊敗山下之兵
追北入城植旗放火以攻獲阪將眞田幸村御宿長
則等首凡三千七百級阪平還參謁忠直以為大增
封朝駿府手賜千金茶壺忠直大望擐指出墜地而

壞輙曰我神祖之適上之長壻而軍功無出我右者人主不百年宜及時為樂斷人支体屠人腹腸而後樂不者不食登樓射旅人無往来者逢孕婦剖之門庭之間仆尸枕籍有諫者乃殺人或曰其父元和三年歿越前守是年親斬人傷頷稱病不朝上知之使人召之不得已行至関原而稱病還上遣其母中川氏于越喩使致仕又召其弟忠昌等曰越庭不致仕以汝為前鋒伐之忠昌曰孰敢逆命至戰臣請亡直基曰臣不樂生願兄弟同受戮于越中川氏如越忠直恚曰児受越于先君而不受于上上之命我何也

中川氏責曰汝不知有上無忠也不思母老伏劍無孝也無忠無孝禽獸之不若也我不子汝久之忠直聽其母致仕子光長立越相本多成重曰君幼多罷難必及上書請仕于朝三刧不可上曰主無道而不亡者以其相之賢也成重去越其不国復無可相者寛永二年徙光長封高田二十四万石與大崇主湯沐邑二万石分越爲四封忠昌于福井五十二万石直政于大野五万石直基于勝山三万五千石直良于木本二万五千石除敦賀丸岡忠直弟皆封遷忠直居萩原食邑万石二御史監護於是上遣人迎主

及光長居江都光長後部真田信幸真田熊之助真田信政真田信重溝口宣直溝口宣秋溝口宣知溝口政勝溝口助勝溝口直勝溝口宣俊佐久間勝長佐久間勝高佐久間勝盛織田信昌本多政頭戸田忠能北条氏宗浚江都隍又致工役于光陵慶安三年忠直卒忠直既還生長頼長良一女朝廷以忠直之邑之半與二子仕光長昌永見氏嫁女于小栗正矩主大六正矩大父重常天正中送秀康如阪因仕越貴盛正矩有邪謀施于国々人歸之不從者中以法世子死言立長頼于綱国代之為参河守綱国德

之厚賂光長侍者知其所欲為求美女納為妾久之知其見寵言曰君老無子万一不諱保栄貴尊富如今日哉為子之計莫若請君子大六使君致仕傳致仕之邑于大六大六得封德子重子厚子子何慮光長惑妾正矩因與妾私論之子大六鴆世子世子死非大六孰立趣光長上書請妾使者行有朝高田文武八百五十人叩上卿荻田主馬門告之主馬驚告長良與入諫之光長曰無之遂罷正矩致仕不得擅出是年正矩家多買芒屩宣言伐二卿国中捐聚欲殺正矩長良止之是時大老忠清請侍御史典越之

事渡邉綱貞曰安藤治左重臣而壬越其為越助正
矩君之甥而為国之柱石雖有咎猶宜宥之當国人
欲伐之恐生乱而不動忌身徇国忠孰大乎安藤正
矩之黨也光長如江都廣頼侯近栄侍御史綱貞受
執政之言奪長良政復用正矩之黨正矩宣言作難
埋地火于泉高氏驚散數日諸官長朝附莫背竟不
能和執政言上因長良于萩主馬于松山以静国人
會厳宗新斉群臣悪宗雅不悦忠清大疑越之事遣
二使于越与岡嶋壹岐猷川万四千石本多七左土
千石使為卿二子見国人又計従正矩曰邪正相攻

不至滅亡不止臣等不任職請従是去正矩以為去
二子国可得也欲逐之光長不能決使人詢于政府
上台正矩等命知政事重通正武詰問正矩曰以臣
不肖不有所専為酒井公久世公土井公渡邉公皆
上所命典越之事雖一事之微無不取次重通曰四
子乎知越之事唯因子之言耳子己為相何以取決
子人隊長以下見汝之子如見君之子四子誰許乎
朝廷所賜侯之鶴侯不與長良嘗而與汝宗族食之
四子亦豈知之耶正矩不能對重通復問長良主馬
子国之棟梁也姦臣擅命不知大臣之任於何有二

予不能對明日上會宗室百官于殿中親徳無異遷
光長于豫州松山食万石因綱国于福山放長良主
馬壹岐七左治左于海島殺正矩父子削姫路廣瀬
之半盡收越寶器光長居松山八年上召還見之閔
其老復賜越寶器食三万石為起甲第居之綱国還
有心疾死以姫路侯仲子長矩為嗣子光長老立之
後二年封津山十万石文宗時賜名宣富事徳宗六
年卒子浅五郎嗣侯侯五年卒幼不可請後上立知
清子長熈為津山侯後削五万石益衰長熈卒無子
以宣維仲子長孝為後。

福井侯松平忠昌秀康次子也幼居駿後宮中偶使
如江都徳祖留之封姉崎侯阪之役為侍従伊豫守
進従四位下又伐阪令未冠者不従軍忠昌聞命下
元服見徳祖愕然與之名賜刀佩之従越相攻阪手
斬阪一人破城先登以功徙封下妻侯改封松代後
三年徙封高田二十五万石追執忠直立忠昌為福
井侯辞曰光長在上曰忠直之罪不宜置後立汝者
秉初侯之後也忠昌曰上之於越至厚然兄而無後
臣義爲不奉命上乃封光長于高田為忠直之後寛
永元年福井侯忠昌造浅艸門二年従朝京師拝参

議九年徳祖不豫獨馳至六郷津吏止諸侯問病者乃從海上入江都徳祖悦十一年上如京師留忠昌守江都明年矣木下二万石十三年部松平秀就松平直基松平直久本多成重九鬼隆季城江都正保中忠昌卒子光通立以松岡封次弟昌勝以吉家封季弟昌親光通娶光長女為夫人無子聞妾之子直堅居福井欲子養之問光通光通疑其怨己佯驚曰無立昌親為世子納所食之邑于官直堅傳聞不立直堅延宝二年竊遣直堅而自殺直堅如江都見大野侯直良直良扼腕曰一宗七侯特以我可託我力猶能得諸宗因請宗族會食比酣出直堅居上坐敬如見福井侯為言所以為來直堅伏地曰願諸君免我死一座大驚相視無先言直良曰諸君勿憂直良雖老力請之于上咸許之光通聞之益慚自殺直良見昌親曰殺兄而不讓孤匹夫不為昌親病之執政曰子不令于父不可得業兄死為大何嗣之有強立昌親拜侍從直良望不能納直堅又恐其恚死詰知政事廣之曰直堅死臣何面目見天下人或負死如高野上憂之竟以直堅為備中守食万石昌親為侯三年老以次兄昌勝子綱昌為後貞享三年昌親道

今之侯、有狂易之病致仕者国之幸也宗族不可乃
言上曰綱昌久病不能朝見不可奉上臨民憲宗乃
起昌親為侯削国之半矣故侯二万石終其身是年
増直知三万石侯山形増近榮五千石以慰越之宗
過昌親甚渥賜名吉品拜左少将越一宗闘慢而吉
品特寛有人壊雲母障吉品曰如此我亦有之此物
累人多不復作舊為大笠夫拘牽犬者其主恐請罪
吉品曰其主固當不知雖牽者豈故使噬君之舊耶
命速出之吉品致仕故侯弟吉邦立越有公田十万
石章宗寄政于吉邦吉邦暴于田有不如令者以砲

親挌殺之後無敢違令者頗本多彦左曰以此衆戮
莫不克對曰不然今天下一家雖悪暴政無所亡逃
偷生于白刃之下不得公至如両国捐畝去無道就
有道君何以使此衆吉邦怒不言本多親玄放聲哭
曰彦左在先君時越不削今生無用之時不得施其
材雖然願勿忽其言吉邦曰善従是過下稍覚事徳
宗六年卒吉邦兄内匠頭宗昌給事于中数月代父
為松岡侯於是以地人嗣福井侯為侍従卒主税頭
知清子宗矩嗣見今為侯
松江侯松平直政秀康第三子也阪之役直政年十

土居越軍中段將南條忠成將降使先與藤堂高虎
相聞舉火從內起約定未發、會謀泄誅後適失火加
兵以為忠成進攻城直政先越衆而進死者如丘不
解安藤直次引直政退收越兵神祖怒于今頤見其
創不言然心悦其有勇段平代次兄封娍崎通越之
邑二万五千石上執忠直割大野封直政除前所食
從如京師拜侍從久之從為松本侯寬永十五年封
出雲十八万石治于松江領隱岐之政嚴宗使直政
往京賀卽位進左少將上遣諸侯于京師者欲進爵
位也直政生四子卒長子綱隆立歸隱岐于有司延
寶三年俄病卒仲子近栄分食墾田三万石邑于廣
瀬坐越之事奪其半後稍復之如故子近時〻繼乃
稱之隈列內諸侯近時孫近輝見今為侯叔子隆政
邑于毋里食墾田万石季子直丘代兄為毋里侯戌
駿府自大衛將給事于中宋為奏者終于奉朝請以
新莊直詮子直負為嗣綱隆子綱近平番町焦土既
分新田万石封弟吉透尋患明致仕立吉透吉透立
歲餘卒子宣維立如京賀女御為左少將復治隱岐
如初侯時初德宗為世子娶伏見王貞建妹使其季
妹嫁宣維自建以為非耦不得已于上許之夫人驕

遇宜維不良憤恚卒夫人之子宗行立
姫路侯松平直基秀康第五子也德祖養諸後宮中
至晴朝卒封以其邑奉結城氏之祀以晴朝尤愛之
也乙卯斬首五十一級上已執忠直割越勝山立為
勝山侯從朝京師為従四位下大和守徙大野久之
封山形侯十五万石為中国探題徙姫路卒朝廷以
嗣侯直矩幼故徙之村上明暦中命造正殿寛文七
年復封姫路拜侍従遷宗時坐越後之事削八万石
徙之肥田不使従侍従之列後五年増食山形十万
石従故班後五年又徙白川食十五万石卒子基知

時凡四助大役以新田万石封弟知清初基知幸臣
土岐甲為君多買美女謂其相曰公未有世子姫妾
之中有宜子者国之福也相然之不問其出入基知
日與婦人飲酒不知外事竭府藏賜于甲甲又自恣
取之軍国之用皆盡以其黨主租税厚斂于民戸口
衰減無馬給驛享保五年白川民万餘人蹈藉市中
至城門之下得吏甘心焉相乃執吏之尤貪悪者諸
百姓数日方定於是甲之姦事盡発基知猶與不忍
誅之其無断如此十四年基知卒竟無子知清子義
知以地入嗣盡逐土岐之黨以和其国元文中以使

賀女御拜侍從寛保元年從封姫路自初侯受封十
移國三封姫路
大野侯松平直良秀康第六子也上已執忠直以越
木本封直良從為勝山侯又代兄封大野侍從但馬
守延寶中卒憲宗後從嗣侯直明封赤石六万石造
知足院戍津山老子直常立浚大和川
直堅子直知襲食万石憲宗時給事于中数月久之
又為親信卒以廣瀬侯近時子直之為後列內諸侯
德宗封之厭川万二千石歳餘卒定自子直好立
會津侯保科正之德祖子也七歳從保科正光如高
遠事在母靜姫傳正光既育正之矣之保科氏以為
竟無顯時如駿見正之于駿侯駿侯曰我弟也厚贈
與之時々為上言追浅妃覺台居江都正光死代為
高遠侯德祖厭代命正之興作廟陵是時未顯言德
祖之子畢役往謁光陵有司議曰高遠侯正之於前
朝雖不得為子不宜吉服助祭祖廟上以為然使追
止之然正之謹慎不請服喪既為從四位下肥後守
從如京師拜侍從寛永十三年以鳥居氏之墟立正
之為山形侯二十万石明年大治宮室上居西城以
正之之衆守東城耶穌起逆群臣欲使正之為將上曰

神祖之訓有之西有變則東之鎮於東亦如此今更
在西遣正之就国正之至山形白岩氏謀殺吏作乱
正之使人誘召之捕渠魁十餘人或曰佗縣之人不
可擅執正之曰我方憂天下不遑計国殺而梟之市
奥羽不寒而慄無敢為非上善正之寛猛當時以為
可大用賊平帰江都使侍中正信語從今以往事者
不便于国言勿有所諱正之曰臣愚不足承命惟上
留心庶政周諏芻蕘天下萬世之幸也條數事以聞
咸見聽納内城灾率兵巡城下遂入已東城從是行
出以其衆衛東城尋以労于事賜獵野州上又以加

藤氏之地三十万石徙正之為會津侯正之以為踰
水戸辞受二十三万石領南山之治以保科氏之名
畨與正光之弟正貞明不承保科氏也正之就国問
民之所疾苦免逋債蠲雜税立社倉郵行旅止火葬
賞節婦孝子禁異言姦邑養民九十以上者殺産子
及巫祝眩民者咸有刑不得擅為僧必言之吏建寺
在二十年之後者毀之国大治時岡山用熊澤良介
政繁苛盡欲廢寺正之聞之曰岡山雖務治不如烏
取之寛大浮屠雖可廢廢之不以道則不如不廢矣
良介去浮屠復于前如正之之言會津人或刺僧僧

爭之中其人死自念無見者許之不見信甘心受戮
正之知其自枉問之得其實出之以是允塡由獄僧
隱元獻貴隱録正之曰隱元之赦出于殺毋者若受
之與殺毋者也却不受上既賢正之出入常從侍宴
為世子理髪拜左出將天皇以神祖德至大躋其廟
曰宮正之為上往祭告焉上病篤執世子之手授正
之託以後事為大傅秉國柄上已不起居西城三日
出命興作廟陵於祖廟久之議者以西州水出欲緩
朝鮮使正之曰天災流行無國無之不可為諱緩二
國之驩是長其災也上乃許受其聘正之嚴正口絶

不言飲食臥起有節不離常処君子曰大傅誠敬忠
義使人望而畏之懷而服之有房杜之知蕭郭李之
體可不謂賢乎讀詩至黄鳥之篇傷三良之無辜而
死立議禁殉死憂輔臣不学曰知慈不知仁何以長
于國家當今之務興学為急咸以勇武相誇正之曰
我腹常我世無所施勇武京兆尹問湯武之事對曰
学者於聖人之事不有問然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不議放伐不為不知道唯戒臣子勿効此已京兆尹
深然之有贈執政直澄千金茶壺者以問正之正之
曰唯公不知我之不受執敢嘗試直澄心愧大笑以

局戲又以為猿舞不可善俗盡出之上遣正之謝右
府之命進從三位左中將正之以為執政無過四位
為偏故也貪寵辭官則皆領命要固辭從三位明暦
突上避火西城大臣問正之其家正之正色曰未知
長主所在而問妻子耶正之未知後如緣陵見死者
相藉無葬之者還言上收屋立寺其上号曰無緣寺
於是御史請糺職不職正之曰定都以來七十有餘
年未有如今日當急失措誠其所也安推不戒之人
暴不令之適哉寢不問執政悉士宝器欲秘之正之
曰不可無而言有後世必有任其罪且夫國家所宝

不在此何足惜也大倉火久不滅吏欲滅之正之曰
都市皆焚非徵發之時火亦不可不滅臣惟縱民取
穀〻盡火滅上無煩吏下可救急便蒙夫等上從之
民得其利正之久居重位恐盛滿致禍固請歸獵地
米澤侯夫人正之女也無子侯之妹適吉良義央生
綱憲侯死欲立夫人之弟正之曰雖均之異姓哉娣
之子之有属不如夫人之弟之無親言立綱憲而監
其国事盛岡侯有子弟不相善死時上書請立它嗣
執政遣正之子正純不可曰兄弟以細故相望非有
大過不可聚異狂乱其族議分其国封二弟天下皆

稱其義久之正之患明上曰我聞治目傷脾為国家
自愛勿治偏疾命賜輿詣朝正之前懲由比丸橋多
弟子謀反悪山鹿高基處士兵列侯結婚諸侯信其
言弟子衆多属吏暴虐言之罪因諸赤穂以風土記
亡作會津風土記欲推及天下未及言之會病作老
上不得已許使致仕然有大事必詢之而行寛文末
病作令知政事侍中文往問卒賜銀五千両以葬正
之受學于山崎嘉受神道于吉川惟足更以神道授
嘉於是葬以神道令夫人勿預国事嗣侯不肖上封
而退作家訓兵之上所著書于朝子正経嗣為特進

長岡鐵遺之糴正経多病愿宗初傳子弟正容正容
使賀立坊拜左少将致工役造三城造皇宮上悪大
臣強危宗廟忠正之輔嚴宗賜正容松平氏及服葵
文示天下以正之德祖之子也是時兄子正邦為會
津嗣子名清閑主許之聘會其卒正容為左中将卒
子容貞立享保中凌龍満為適長孫理髮拜左少将
使如京師
館林侯松平清武甲侯綱重次子文宗弟也初松攺
姫天壽主侍者也與主共冒兵火之難以故甚親愛
之使家令越智清重娣事之綱重從主居通于姫侍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者保良生文宗後主知保良復娠出嫁清重清重居
諸別室不敢近生清武清武因冒越智氏偽姓兵清
重之邑賜清武元禄十五年憲宗如甲邸召清武為
下総守宝永中封館林二万石賜松平氏拜侍従文
宗厭代遺命食五万五千石享保九年卒以高須侯
義行子武雅為嗣好詩及国風室之壁左書視民如
傷右書納諫能改之字為侯五年卒国人惜之無子
長治侯頼明子武元嗣移侯棚倉為君近将監自奏
者兼相書信宗時為東宮傅侍従歳餘為知政事
史臣曰在漢初劉肥以庶長王齊七十餘城子孫以
為失職怏怏不循漢法越之宗類此微中川氏所以
不為呉濞幾希矣會津侯躬艱難熟世故服阿松之
訓式高遠之賢以親身扼奥羽之亢以謹遜居阿衡
之任懿哉議者比諸東平哉德祖之穆獨會津至于
今越智氏之興與二国同而僅比諸松時已懸隔逢
両朝之短祚也

賜姓族傳第五

久松俊勝久松氏菅道真後也居尾阿古屋五世祖一色詮定從婦居冒婦家姓有阿古屋佐渡守俊勝為水野信元守小川娶參出夫人信元妹生四男三女參公如大高過見夫人与俊勝所生康元等曰我弟也盡与之松平氏俊勝恱以兵屬參〻与尾平以其邑半在尾一為尾一為參〻拔聲王山先登後二年取西郡与俊勝數擊却駿兵久之以老帰岡崎參公使俊勝名信元而殺之康元異母兄定通叔父義春吉次曰定通与信元有謀信長怒使二子殺定通

二子亦恐参公誅已亡死于外俊勝大望曰使我与
殺舅氏沒身不見参公康元弟曰康俊之勝〻〻子
孫尤盛康元代父居西郡東近時封関宿從至磐手
公見其衆盛善之倍其邑為四万石関原之役留康
元守内城以其子忠良從軍擊破三成如大阪使忠
良大須賀忠政守大津又為其弱遣酒井重忠後三
年康元卒忠良代侯再從阪之軍功多益驕奢縦民
侵盗使鷹至屯縣郡代伊奈忠治移書責忠良〻〻
怒于朝挌忠治傷頼上聞遂召忠治謝從忠良関外
元和二年封大垣五万石於是深自刻咎推補前之

過上善之欲封大國聞其病遣官衛副帥大田資宗
大垣諭旨未至卒子憲良徙小諸卒憲良子廣元立
歳餘卒封憲良弟良尚于那須為後慶安二年徙食
長嶋万石老子良昌憲宗時殺家監典客無辜者六
人失侯上賜其二子尚顯尚保邑不絶其祀
久松康俊以同母弟賜松平氏公囲吉田守将欲得
質子帰駿公乃遣康俊与酒井忠次女甲滅駿得康
俊而秘之以帰大悦會甲君又攻駿府康俊与参謀
謀亡見大雪士卒懈息夜出匿山中帰参足指咸墜
是以不能從軍神祖曰康俊之功尤弟莫及它人不

知封久野七千石無子卒以内弟勝政為後勝政従
戦関原後居駿府補先驅将還自阪還大衛将至駿
侯忠長見執因所将士加砲卒為駿府留守増与二
千石其後所屬士請求不循法度上怒悉逐之廢勝
政卒于家子勝義又為大衛将從邑多古卒弟勝易
承後終于駿府留守卒又無子少弟勝以嗣寛永中
為嫡長孫傅給事中正徳三年為大阪右副留守封
万二千石徳宗時老免帰勝以孫勝尹信宗時為大
衛将
桑名侯松平定勝者久松俊勝少子也秀吉請養子
于参公〻将遣定勝水野夫人懲康俊還自甲病不
為人泣欲不遣公乃止而遣秀康関原之役從兄居
内城封長嶋侯移封掛川三万石使長子定行娶薩
侯女次子定綱娶紀侯女以安二氏名子姪嫁列侯
慶長十一年以定勝為伏見留守食五万石定行代
侯掛川阪之事起發掛川兵如伏見從入住吉乙卯
定勝守二條定行守伏見元和三年定勝封桑名十
一万石定行去掛川従父食近縣三万石既以長嶋
増桑名寛永元年城二條卒子定行代立割長島封弟
定真〻〻前立功于阪之戦明年上増為三万石卒

嗣絶三年定行進從四位下後率兵收高洲十一年
從朝京師還從如光陵明年徙封豫松山十五万石
耶蘇起帰國鎮四洲為筑紫探題蠻舶入崎港率兵
赴之衆六千船百艘万治初定行老子定頼代為筑
紫探題墜馬卒子定長立定長卒立今治侯定治子
定直憲宗時興作西城使如京師拜侍從文宗立造
禰廟于楓山德宗時卒子定英立分万石封弟定章
以西洲蝗松山氏多餓死傳朝百日免定英卒子定
喬立上如光陵色今市倫非常後使如京賀皇太子
元服拜侍從信宗時為持進

桑名侯松平定綱定行弟也初嗣荒川氏久之其下
請立荒川氏之族傳通夫人不懌將究之
神祖止之曰定綱以功自取冨貴何以荒川氏邑為給事東宮舅
山川五千石久之益封万石甲寅至自毀小田原補奏者以
宮衞將從圍大阪明年前至赤塚定綱善曉地形追
戰得先傅城既克使定綱等四將守櫻門遂戍為明
年封下妻三万石上反自光陵至宇都宮有告城主
反上恐不免脱身疾去使定綱僞為上病覆輿徐行
亶論阪功徙掛川又毀伏見城淀徙定綱封淀五万
石曰是皇都南蔽也後徙為大垣侯代先封桑名十
一万石是時故藝大夫吉村又右匿于江都區廬卒

定綱台之吉村謝曰従臣者多非万石不足食之定
綱曰与之万石亦万石之賦竟台之来名有湖以人
祀之定綱曰神水之精也水竭神何依立決其湖宮
絶蓋於書好讀孟子云嚴宗時嬖人松本斎弑之子
定良誅斎立明暦中如京師卒松山侯定頼子定直
立憲宗時給事于中定直峭直不屈時柳澤吉保諸
侯重賂事之定直獨如不知諸侯亦学猿舞請上観
為吉保以是諷定直々々以不能舞辞竟忤上之旨
罷奪龍口第定直更起大宅于八町堀於是命修久
野廟國益貧擢野田増右于小吏為司計野田興利

出于不意人或言其姦諸殺之代以己之黨驕日甚
置妓傳舍己日遊之所興之利与公家中分恐誅之
至謀弑侯事發覺与其黨三十四人妻子無少長咸
伏誅上聞之徙封高田老初野田欲廢長子定達而
名所妻諸姫之子而代之佯事定達縱謡酒使輙殺
人因寝告之侯會事露定達立一年卒子定輝立定
輝卒叔父定儀立定儀卒無子以守山莊公子定賢
為後定儀之弟嗣水野氏者曰忠定嗣柳生氏者曰
俊平相謂曰我兄不恤同産以死婿朝与絶定賢德
宗欲平之徙定賢白河使忠定先告忠定不得已往

於是与定賢平

今治侯松平定房定綱弟也代次兄定真封長嶋侯十年徙封今治三万石壷船入崎港以兵千人舟三十艘圍之厳宗時為大番守増万石進従四位下是時与宇都宮侯川越侯入内城防火上褒賜二侯衣服定房望之移病不視事大傳正之使所善諭曰君為大番守雖死不得去与夫二侯自励入防火者不同為大臣忘職与列侯争功為君不取定房乃起視事使賀女御拜侍従久之以老免死子定時立定時卒子定陳立卒兵収福山卒子定基立憲宗時給車于中徳宗時老立従弟定乱

刈屋侯定政松平定房弟也大宗時徴為内親信遷親衛副帥一年封長島侯徙食刈屋二万石定政踔踔有氣慨以為父松氏非有大勲労以肺附故父子兄弟咸受茅土之封宜有為國報恩見厳宗未親政事大臣不協心輔君朝廷不勝異議政令多所変更定政憂之欲見上口陳恐為當路見抑折不得竭言于前思惟所以自達置酒請上舅西尾侯侍御史宮城和甫故江都尹石谷貞清大衛将中根正勝大匠牧野成常學士林信勝頃之屏人語曰前朝以臣備

蔭孳之親辱大命啓茅土使幸比小國之君臣以為
死不足為酬不意山陵俄頹幼主耿々獨立萬姓之上
幸頼祖宗神靈天下無事臣雖欲展効致死無所當
極言正諫斥當世之失得以悟人主方今輔導之臣
多非其材執政酒井忠勝知政事松平信綱為政不
平取謗天下臣恐鼠竊狗盜之徒有以是為名者治
乱之機不可不深察臣隠黙不言負前朝遇臣之意
言就鈇質臣不敢避然權臣煬竈無因到前臣義不
可據尊爵盜富厚謹藉國邑邸第以帰有司以布衣
終身公等為臣告諸縣官正利等未應出遺彦根侯

忍侯書因正勝等遺之其書大抵有所指斥而有歌
九首其一戒矜智其二言知足其三慎礼儀其四尚
慈愛其五教民先正其身其六言責躬其七言道之
至者無聲無臭其八治煩愈煩其九積而不散禍殃
疾至定政夫人永井尚政女也有子曰定章定清定
澄出妻子特從定章如上野為僧乞食市中以冀上
一台見面悉其言正勝等已持其書言諸執政數日
復遺彦根侯書曰僕不能從正盛重次事先主而棄
妻子欲祈冥々之福嗚呼僕不復見務宗令德輔幼
主以仁臨民不吝錢穀賑群士使國家固千百年之

基草莽之臣阜蒙其澤刈屋兵馬未有處分居第失
火不測弓砲無主足下屬之有司勿重我罪一万治二
年七月十五日列侯見上將退執政以正勝等所聞
与前後書告列侯言除爵土咸言定政狂妄失志卒
頼上寛明待貰死奪爵土是於是執定政于松山三
子皆賜邑
加納侯松平忠政奥平信昌子也信昌背甲帰参甲
旗其家参公閔焉嫁長女于信昌生家治忠政忠明
以外孫故養家治為子賜松平氏為右京大夫東遷
後与之長根年十四死德祖乃台忠政忠明使元服
愛之甚至營治定利無後命忠政承其後食吉井二
万石從宇都宮西攻上田疾戰入其郛明年上封信
昌于加納四万石忠政于横垬七万石忠明于作手
五万石又明年封信昌長子家昌于宇都宮賜忠政
松平氏至父老代為加納侯食十一万石其後収上
野戌焉又城皇官甲寅將美濃兵攻阪未行病卒上
以孤忠隆幼新用兵于阪復起信昌為侯使忠明併
將其衆歳餘信昌卒忠隆立寛永九年卒子左京代
侯頃之左京卒無子國除
姫路侯忠明与家治同時賜姓為養子後食小幡蒭

三万石為下総守従宇都宮遷戦関原封作手徙勢亀山甲寅与桑名侯将勢州兵赴阪會兄卒併将其衆督美濃四侯先進阪兵壁牧方未合見忠明至決澱水據之於是牧方之道不通神祖自奈良徳祖自田尻阪将出平野忠明与桑名侯従之阪将走遂撃破阪驅治河卒者二祖許和去命忠明忠政本多康長瀧川利成山城忠久佐久間政實山本義一以諸侯衆毀外城乙卯阪背盟将襲京師忠明井伊直孝徙戍京師既上至督西尾光教堀利重徳永昌重遠山友政屬于忠輝進敗後藤政次斬薄田兼相又与真田幸村戦于藤井寺會阪相至告忠輝欲撃之不可告仙臺侯又不可以無継者止明日戦于玉造斬首六十級秀頼死代忠政受降者禁不得出入衆城門諸侯罷帰咸至忠明受期軍罷封大阪十万石迨神祖厭代詣江都請曰阪者豊臣氏之故都而虞天下之喉衿也諸侯朝于江都者海陸莫不過此若懐先代之旧而忘大祖之徳欣戴之意或有不専臣請以家財造原廟于天満使諸侯過而謁如此顕揚祖徳萬世無携貳之虞上許為阪之原廟忠明之造也元和五年徙封郡山至江都与山形侯館林侯岩城

侯古河侯　園藝邸免藝侯執之寛永初城二條後川
田窪從　朝京師拜侍從　十八年從姫路封十八万石
為築紫探題左少將忠明記所見國初事名創業記
將卒以子忠弘幼屬諸大父保忠仕忠明之壻也其
後忠仕死家亂忠弘立剖　三万石封弟清道其年清
道死地入于官忠弘嚴宗時城一谷口谷拜侍從三
遷為白川侯有罪僔朝五年削地致仕忠弘愚不辨
菽麥事咸決于夫人々々熊本侯女也与相奧平金
弥比行政夫人無男子以女妻松平乗久子忠尚為
養子欲以使承後廢子忠清知不得立恚死忠尚見

國人不知請罷田自別次相黒谷數馬亟見侯言忠
清子忠雅夫人与金弥固持不可吏士亡者九十餘
人國不可為元祿元年數馬上書言之上乃召忠雅
于白川使吏驗如數馬言上乃賜金弥死忠尚以初
不知有忠清不坐數馬為相不固争陥主不義從八
文慶忠弘立忠雅為山形侯忠尚為桒折侯後十餘
年忠雅移封福智山興作楓山後又從桒名為特進
如父祖時章宗即位使京師拜左少將
桒折侯忠尚本大給松平氏唐津侯乗久長子也為
忠弘養子分封為西城謁者徳宗時卒以弟乗春子

忠曉為後奏者祠曹子忠恒字子父信宗時至参政
三田侯松平康長田原戸田氏曽祖康光居揄木[redacted]
[redacted]傳至伯父光長屬于参公追参駿搆兵光長毋質
于吉田光長陽為叛不朝日〻持酒食往饋于毋因
過城主小原鎮實雙陸参取五油又与鎮實双陸飲
酒使從者以厨盛毋覆以故衣云持帰済之守者不
悟適中秋月方升計毋去遠焼城下乜去参公居五
油望火知光長出兵迎帰尋鎮實襲破殺之於是康
長父貽先代統其衆說鎮實取吉田不久死康長勇
善戰参公以同毋弟久松氏妻之賜松平氏東遷時

食東方万石関原之役以大衛将与水野勝成守曽
根与諸将別攻大垣康長令去砲之機以鐵管撃碎
堞敗其郭城降留守烏還為大田城主佐竹氏故将
馬場和泉作乱不克匿于大田康長捕斬之徙封于
古河于笠間甲寅戍小田原毀稲村攻阪使康長壁
鴫野乙卯稲垣重種見康長創将擒力戰却敵扶康
長帰三遷為三田侯卒子康直徙赤石卒允子光重
立徙加納与松本侯岩城侯交如阪行留守事子光
永時分万石与二弟収郡上戍烏憲宗末卒子光煕
営作皇宮徙淀事徳宗二年卒無子従子光慈立徙

鳥羽從松本上如先陵屯外山牟弟先雄立

史臣曰神祖初諸松属蹴動懐反側之心是以恩繁枝葉而庇本根同母而比親弟外孫而爲親子与之姓以繫内外之心難危之間資其用亦多竟以功名自効而忠誠有餘兄弟子孫縄々受爵土盛哉國朝忘躬言事者極寡定政可謂奇矣女色財貨之誤人之國不可李言定重忠弘過聽幾亡其國先長免母而不能免身康長之有室賜姓蓋因于斯庚子以来賜姓者抑異于斯咸隨事序列云

外戚傳第六　　卷三十一

水野信元下野守神祖長舅也父曰忠政右衛門大夫據刈屋小川信元以尾君磊落不率小節異于他將大有所成絶駿使爲尾城守是時駿方強親將兵伐尾列城尾觧信元獨固守不屈駿君死信元恐神祖居大高爲尾所困不知駿君死使人告之与帰岡崎而常挙兵相伐不私于親尾君焔重之因見尾君曰方今之時不併濃則無爭衡中國駿我深仇也甲相大國而世結婚姻會于参以西雖智者不能爲尾計臣与元康不得顧親君之所知也爲尾計莫若得

岡崎彼雖蕞爾一城財饒兵精未可以力服欲得岡
崎當遣重臣早辞割地以請岡崎今与駿有隙不敢
不從岡崎從駿不西是我可專力于濃尾君曰然使
瀧川一益割地求平于参信元又使人岡崎曰君早
許為尾君盡参地納于君拓疆大利也制交美名也
必許為不者駿攻其東尾伐其西参其不殆神祖乃
許尾之使從是以小川車尾以刈屋車参親鸞乱助
酒井正親討賊々因信元降盡除其罪後從尾君破
江兵于姉川遂留信元守姉川甲兵出御方原信元
救之至今切聞軍散而還初信元与佐久間信盛有

隙尾世子攻遠山城中以貨兌米于刈屋信元不知
取其貨于市信盛譖信元受貨与之米尾君使人問
之信元恐使々者從尾使往謝曰貨取諸市不与糧
遠山使者往途中飲酒搭殺尾使者信元不知所為
亡如岡崎尾君益怒使神祖殺之為請不能得使平
岩親吉殺之聞者皆閔為尾君乃以刈屋小川与信
盛々々馳至刈屋撲捕僮奴暴其室児女子跣亡去
得免信元弟曰政信忠義重仲忠頼忠重分長政信
遥而姤左右無壮者駿伐尾為先守刈屋以駿君死
不虞駿兵駿將岡部長教襲斬政信請駿君之尸尾

人義之与尸帰駿忠義孫忠善大宗時貴顕重仲為
紀卿咸有傳忠頼仕于駿〻君殺忠頼得甲君遺忠
頼書遺之于甲以告絶御方原之戦忠頼子康忠斬
首十二級賜名三四郎後従至長篠神祖飲尾君酒
日康忠所進尾君因与之摶氏用為遠州市令東遷
時与奈良北村二子以市令兼代官治水道築堤表
三氏至今為市令然益卑賤
忠重至石瀬斬首譲先政信尾君知而善之与信元
不相得出居于外従参公之軍親鳶乱斬勇士石川
忠剛圍掛川伏兵撃敗親斬一騎帰自乾城為殿撃

敗敵与忠世忠佐追至乾城門而還戦于観瀬阪我
兵不利忠重為殿撃敗追兵吉田之戦被創不得往
長篠天正七年従攻高天神有功尾君遺書稱之明
年尾君殺佐久間信盛知信元前見冤以小川刈屋
封忠重助攻高天神尾君死従非相于稚巫既為尾
攻星崎秀吉遺之書曰因君滅徳川氏参遠君之有
也忠重封其書上之急攻取星崎従池田信輝于長
湫忠重曰彼衆我寡従後撃之諸将従之撃敗三好
秀次軍進合堀秀政不利与本多康重反廻撃却秀
政會参公至破殺信輝是日秀吉入龍泉寺忠重曰

西兵不整亡襲之破秀吉必矣忠勝新至氣銳可用且
也走秀吉天下不足定神祖不許秀吉數見忠重用
兵以為義經莫若至與參平取為己之屬與石川數
正同護諸將之兵征筑紫平關左多其謀略還自筑
紫為和泉守賜豊臣姓秀吉薨諸侯多謀害神祖者
及將有事常未在側神祖悅曰子之忠誠出人之右
後為加賀江秀望所殺事在堀尾吉晴傳忠重子勝
成復勇而有謀在軍常先登陷陣嘗斬三好氏驍將
白江備後久之人或惡諸其父勝成聞之殺惡之者
亡秀吉雖聞其名徵為親信頃之殺人亡秀吉怒求

之甚急於是変姓名仕諸侯之國比人〻聞知便去或
數日不食一褐衣卒歲作州富人以女妻勝成〻〻
漁魚獵獸不事田作富人欲逐之勝成便斷其頭去
適備中取三村親重女與毛利氏驍將植木秀長為
刎頸之交勝成雖在外顧戀君親秀吉薨乃歸神祖
將見之忠重曰公朝見勝成臣夕去夕見勝成臣朝
去神祖曰君不聞乎父子之間不責善我欲用勝成
君強忍之三而後可既至小山會秀望殺忠重命還
刈屋統其衆遂往化曾根薩兵攻之屢敗止樂田不
敢近神祖至岡山忠重請從軍神祖曰汝負首功子

夫薩人不一月忘曽根〻〻不守岐阜之道不通岐
阜之道不通岡山不可居汝為我善守戰之日以松
平康長中村忠一等屠楽田進圍大垣使人誘相良
長毎秋月種長高橋元種殺熊谷直陳垣見家純又
説降主将福原直高康長衛無功曰城中有應于我
四面進兵欲必抜之直高以為勝成欺已以死固守
勝成度不可攻使謂曰秀望我仇也君許我和而保
其子何也君若断其頭而不去兵者勝成不復将兵
直高謂使者曰我不忍也君若取之不敢亢使者還
報勝成乃従十餘騎入城斬秀望之子見直高出之

甲寅督堀直寄丹羽氏重為後軍使如織多嵜因攻
博労渕乙卯督丹羽氏信堀直寄堀直之松倉重政
奥田忠次神保相茂本多政武別所友治桒山重時
桒山一直桒山貞晴秋山光匡藤堂嘉以山岡景次
中山照守村瀬重次多賀常長村越三十郎甲斐荘
正房等自和州會彦根兵神祖諳之将帥之職在指
蹤而不在躬親碎堅若以往者之勇背今日之寄雖
成功非我命汝之意我必孥戮汝勝成惶恐對曰去
年諸将不受高虎之令臣不比高虎遠甚不先衆疾
戰何以励諸将神祖作色曰汝代我者豈比高虎哉

有不從令斬而後聞於是神祖以勝成為能任大事阪其至南都將焼郡山勝成獨騎趨之阪兵以為軍至望旗逃去追罰軍于法隆寺還見德祖于伏見賜五千金勝成以為敵據山難攻夜踰龍田至河内故治桑名侯謂勝成陳片山勝成曰不可誉田高片山下取敗之道也有火属誉田乍見乍滅勝成固備以待後藤政次曰一軍至則撃之雖百万不能用欲迎戦于龍田之下會勝成已至欲襲失道諜者曰兵寡政次好勝人進合亀山侯等戦勝成併勢撃敗奪其所據之山与仙臺兵同進政次及薄田兼相井上時

利走死又欲伐阪相治長兵告趣諸將時相茂過仙臺陣中砲殲為諸將咸疑仙臺々々兵亦多傷是以止不伐明日以勝成忠明忠政戦疲改為中軍先鋒將至部逢越之兵与共撃至黒門之下兵衆地狹不可行右旋追北破明石全登于仙波進至櫻門斬首百餘級阪平封郡山六万石徙福山食十万石發諸侯増其城寛永中修二條從朝京師又收熊本耶蘇乱上以為大祖功臣唯特勝成猶存命諸軍所総督知賊衰欲攻之監軍諫曰上明見万里之外欲待糧盡而自斃為君安成算而出不若從之総督見勝成

日上不以君之老労君諸軍為能誨臣也而無一言
誨臣非所敢望勝成曰非敢然我新至此欲聞諸将
之計也曩我容于佐々小西許見賊據此城久不服
杵築雖嶮不若此城斗絶不可陟故臣前献計曰連
柵合圍期以歳月不損一人賊盡賊所謂自守虜不
足患執政不聞臣之言隕故侍中我意固如監軍之
言然勢因人変事随時移當今之時賊已大窘肉薄
傅城不至損軍急殲之使無生変異此其時也総督
乃召諸侯謀熊本侯佐賀侯曰忠利攻二城勝茂攻
三城賊可克諸侯作聲佐之勝成曰束髪以来大小

五十餘戦未曾後人今雖老安能效雛狗作虚聲哉
且也諸侯事上誰不如二侯々々之言雖壮不可用
也人皆有心欲咸聞其計竟無所遺顧総督獨斷無
譲老夫不避死唯総督之従拂衣出是時佐賀士粲
城諸侯不及帰営直進攻之佐賀兵攻子城死者如
丘勝成子勝重代攻之勝成曰我老矣死事為幸若
不克拔我子賊我遇士固厚不可坐視我死既勝重
立城上望之悦曰我児也明年致仕勝重代侯進従
四位下戍松山巌宗時命造皇官其明年卒上使行
人如福山立子勝貞為侯勝貞幼時逮攻原勝貞卒

子勝種憲宗時ニ給事于中皆病免使収津山未行
卒子勝峯幼在国上欲台之恐不耐寒使〻立為侯
明年夏至江都卒以例国除始勝種有再従弟勝長
毎如福山為假子上以水野氏之先有親有功封勝
長西海万石列親信後徙封結城卒弟勝政立
分長従戦小牧補大衛将上誅三成封為小川侯代
石川忠総守濵松甲寅以大衛将攻阪有功益食邑
後為紀卿以故所食方石封子官衛副帥元綱為新
城侯遷大衛将奏者大宗時封安中二万石世子如
先陵佗甲斐阪還為官僚世子立後遷大衛将以故

老日台入侍側寛文中致仕子元知立元知妻者忠
善之子也悍而妬忌元知畏如神如安中聘妾而秘
之夫人聞之擗膺欲死至江都抜刃従之元知驚走
有司坐元知罷軟国除
勝成弟忠清従関原封小幡侯以奏者兼官衛将再
卒其属攻阪〻平守青屋門数月還与同僚青山忠
俊争功于上前坐不敬傳朝神祖疾病台忠清曰汝
兄弟有功我已益封汝兄与之勝成故邑小川三万
石徳祖亦与之万石邑後代阿部正次守大阪移封
吉田大宗還自京師至吉田増与五千石徙松本卒

子忠胤立城江都与加納侯岩城侯如大阪行畱守
事十餘年致工役修阪天主卒子忠直立忠直卒子
忠周立前忠周憲宗時給事于中為親信忠周卒子
忠茂立忠茂卒弟忠恒立忠恒娶大垣侯女為夫人
當入謝有心疾咸止之家監以巳悵具強使朝未見
上無故拔刀傷長府嗣子執寘諸川越侯邸除其國
邑賜弟忠毅七千石享保十年事也
忠清仲子忠增嚴宗時屢遷至大衛將御史挙 衛士
罪斥之後御史上直日暮門閉忠增勅門卒不入御
史自免其官於是他御史中忠增以法免將久之大
老忠清薦其有能補宮衛將憲宗時給事于中終大
衛將以忠直少子忠盛為後給事中侍東宮正徳中
為大阪右副畱守封万二千石卒以桑名侯久松定
重子忠定為嗣徳宗時為大衛將遷自阪上台見問
阪之兵器忠定一一數之両日兵器雖多實朽〻不
可用上以為能遷参政後侍東宮以為左遷益三千
石

青山成重本服部氏伊賀人也其先元事河内楠氏
〻〻亡以猿舞奉于幕府是以舞戸多服部氏神祖
納成重兄正尚女生徳祖及忠吉神祖如大阪會信

長為明智光秀弑之正尚馳如大阪為先導至名張
城主保章者正尚從兄而光秀舅也不義光秀与之
絶使神祖不知疑其作変使正尚如名張被正尚所
進蕀笠自間道馳去正尚既見保章追至旅舎於是
賜氏蕀笠慶長五年命從其家江都時正尚老不樂
徙遣弟成重子継左　ヽヽ事尾其居者為蓑笠氏享
保中有仕載師成重從江都命青山忠俊与之姓加
食邑至万石擢知政事成重子成次未生時養大久
保長安子権之助至長安死姦事露権之助自殺死
成重坐奪官削七千石少間卒成次以父未赦死不

得嗣以從阪之軍獲首一級補大衛
太田重正勝姫兄也上杉氏覇関東時五世祖資長
有文武之才城江戸居之當北条氏興父康資不能
支亡奔房州是時重正少如常州依叔父康政神祖
既納勝姫以名家子徴為親信有二子正重仕水戸
資宗從姫居遐為江都親信從阪之軍拜攝津守抽
宮衛副師大宗時遷將侍中三年為參政兼親衛将
食山川万五千石那蕪起使如京師賊平如築紫労
軍還遷奉者如長崎逐阿媽港人大宗憂列侯有司
或起微細不知氏族因名失實遺父祖所以顯著令

列侯有司咸上其所記蔵諸祖廟資宗受書学士林
信勝作譜又蔵諸祖廟從封于西尾濵松以老免官
乞骸骨子資次立為奉朝請資次妹適稲葉正能〻
〻以宮衛将戍駿府家長与其竪私恐事泄誅已使
竪弑正能為自死日君喪愛女惛瞀不能勝以叉㵎
胷朝廷疑之會親姻考験莫能得資次尚弱顧家長
曰子不怪主之変專欲寢事非子弑之誰繋獄訊之
家長為之資次以是著名為奏者兼祠曹遷大阪畱
守西濵松于官以衆不足也憲宗初入賀進從四位
下卒于官子倫後守資直以倫後守成貞為知政事

致倫中守父卒封田中為奏者遷参政侍中免侖修
神祖原廟在久野者卒子資晴立以幼徙棚倉徳宗
朝奏者祠曹典光陵行事遷参政徙舘林代土岐頼
稔為大阪畱守還舘林于官元文末卒子資俊封舘
林侯信宗時為奏者徙掛川
鷹司信平大閤信房次子大宗以妳為妃故呼使居
江都妻以紀侯女賜姓松平氏為左少将左兵衛督
後其兄攝政房輔孫為舘林夫人舘林侯承統以夫
人為妃遇信平甚渥女為薩侯夫人男信正侍從近
江守信平卒後一年信正卒子信清憲妃薨屬諸文

宗封日野侯卒子信友代侯

増山正利父曰総兵不知何郡人如江都仕朝倉氏其主愛其能使為其家宰朝倉氏久之以侵盗貨穀放之総兵如都賀捕鳥為食後以殺鶴誅死古河侯没入其田宅妻子獨免正利與母于七沢清宗生子男女五人正利如江都仕士大夫家卒一歳數月去不常其處迫室樹夫人貴仮起賜食邑継封為築井侯賢為世所稱嚴宗立為弾正少弼以所嫁品川氏高〻〻高家也異父弟資祇承那須侯後長政為平野氏後圭海為僧二女適清末侯弘﨑侯莫不爭願締親万治二年移西尾補奏者後病免寛文初卒以資祇子正弥為嗣正弥立徙下舘益三千石寔宗時徙長島卒子正任孫正武咸為奏者正武無子立妻弟正順清末侯匡廣子也

本荘宗利其先賀茂祠官也父曰北小路俊孝事二條藤氏為宮内少輔賜昇殿宗利継業為宮内少輔納室生宗孝及松下義賢佐野勝富妻而死堀川有賣菜者死其婦以二女往為宗利之家之婢卒生宗資及僧頓教宗利因名其二女嫁長女于大宮宗資〻〻亦事二條者為大蔵大輔以少女属松下義賢

于江都義質仕為万姫次使則憲宗母也春姫見夫人于其房巽之与万姫俱言得進夫人追貴念万姫之曽徳于已資姫之従孫嫁已従子帳帷之美擬於王矦是時宗賀免居嵯峨上徵其子近藤新五郎至江都未及仕告帰曰省母恃勢横于京師交通卿相為聲色之遊吏不能禁京兆尹捕之与宗孝使自為之所宗孝謂宗資為一人累朝廷汙家門無為迫使自殺宗賀益慚恚死夫人遺娍書曰幼時奉別為情如何毎念之至未嘗不夜以達且顧為翁之免止不請耳今服已除使某等迎駕不久奉顔色踊躍以俟

娍報曰東西相隔常思一望見顔色叙平生之懐唯生執箕帚死除墳墓婢妾之節也雖無命固當請者而不果者以是故也且也編戸賤妾而見万衆之富無万分之一勤心于求所不得哉常人之所憎疾不獨賢耳所以不奉命者唯夫人察焉憲宗見書惻然曰姑唯一人何忍不許相面又使強請嫗泣曰夫人主而称姑于編戸賤妾不答非人巻書就路上悦起館舎奉五十石五十金為一歳之費亡何死先令婦葬嵯峨以其邑与新五郎子義雪為外親信淡路守木下信真江都市人子也為人賣布葛巾襪乞贏餘

自給久之不能挙計亡之京師為宗賀奴新五郎死
収其死厚葬之嫗德之薦為夫人家令和泉守義雪
後無行坐事囚諸關宿宗孝改名道孝以䕃為二條
氏雜掌列非藏人大納言菊亭宣季薦道孝善歌泊
職亰大宗少与之邑封館林以夫人故為家老官内
出輔而与夫人不相得言無兄弟之分諂侵謡聞于
上賞亦絶不及寵宗承統道孝既死以知忠女為道
孝子道高妻〻頗多言出入後官言所聞道高不善
道高大怒以為無妻無此羞挙乞小過出妻〻不敢
帰家之姑六角廣治家縊死夫人愈益不憚道高没

身不請之于上道高死始封其弟道章為高富侯補
内親信子道矩享保中補大衛将
宗資弱依松下義賢〻〻仕仕古河侯至侯家嗣絶
以夫人故仕館林顯仕要職追館林侯承統見尊重
為因幡守封三万石侯従四位下奉朝請元禄四年
上与大夫人遊其弟從封笠間四万石七年又遊其
第益万石拝侍從宗資姻壻並貴而長子資俊為安
藝守中子知忠承富田知義後少子康重承与板侯
後咸増加釆地両宮幸賜相望于道然宗資謹慎不
恃勢匠作起第城北有行殿時飲宴烏宗資曰上居

臣于此為行殿之衛也時有新受邑者司農取宗資
邑与之易以良田宗資曰我以肺腑無功封侯有何
不足煩有司擇磽确惡于前自取上益貴之作仏像
者曰民部醫士子居石町者曰村田半兵亀山侯画
工曰潮湖資俊悦此三人共遊常如倡家宗資禁不
可謂人曰得所悦妓則可資俊聞之与民部千金買
妓不可詩以割符乃往前是大夫人勅江都令氏長
求其罪不得會民訛言馬為人言誣以造言繋三人
獄故緩使養病于家吏白三人罪未白佯病帰家飲
酒于妓不畏公法流諸豆南文宗時赦還英一蝶乃

潮湖也元禄十二年宗資卒資俊立大夫人進一位
使如京師拜侍從上与夫夫人就宴封濵松七万石
賜松平氏子宗春大夫人尤愛之養為子封丹羽侯
六年卒弟宗雄嗣不久病死国除資俊子咸死以姑
夫佐野資訓為子享保八年資俊卒資訓立明年違
兵戍甲府十四年徙封吉田為奏者信宗時遷京兆
尹
大久保忠直者加納久利子大久保夫人之假父也
養父忠舊逮攻阪從父忠為有功事紀死以孤忠寛
幼以忠直為後忠寛代之至德宗自紀侯承統隨為

朝臣以從子往忠為後補親信超為西城給事中妍
亦為長御元文中元﨑並有罪亦免加恩意賜之衣
物班在諸侯之列云

史臣曰國家至明之極右親左戚止冨貴其躬耳朕
所以待之雖水野氏之功之盛不若久松氏之親之
篤從是以下叙用中其材未常假非啻絶無覆滅之
禍施慶于子孫

喜連川織田木下傳第七　卷三十二

征夷大將軍源尊氏立幕府于室町以少子基氏為
東國總管治于鎌倉基氏曾孫持氏有自立之心大
將軍義教使上杉清方上杉持房伐誅之立其子成
氏〻〻立怨上杉氏殺其父誘殺管領上杉憲忠〻〻
弟房顕興兵伐成氏〻〻走房顕乃迎義教子政
知立之治于堀越從是威權專帰上杉氏成氏居古
河亦与上杉氏平成氏曽孫曰晴氏〻〻時北条氏
康戰克上杉氏大永元年大將軍義植奔淡路足利
氏益衰義植子孫於今居平島無知者天文末氏康

入古河執晴氏及其長子藤氏以帰女少子義氏立
之里見義弘奉晴氏弟義明討之戦鴻臺不克居諸
生實義氏卒無丈夫子國人立女子号曰氏女秀吉
誅北条氏從義明孫國朝于喜連川与氏女為夫妻
爲国朝乃為從四位下右兵衛督将往名古屋至藝
州病死弟頼氏立為從四位下左兵衛佐乙卯如京
賀神祖為起送之増食邑遣之頼氏蒸氏女無子死
從子尊信立為從四位下左兵衛督久之病狂易一
色刑部二階堂主殿出尊信慶安元年高某揖原某
怨二子逐已上書白二臣上使御史喜連川視尊信
之病尊信因之亡御史索之閲日方得以不先以聞
擅出其君流二子于大島立尊信子昭氏自昭氏以
下不叙位猶号曰左兵衛督 初義明弟曰官原晴直
徙會津晴直曾孫義智在軍中神祖以甲君勝頼女
〻之生義辰戌氏弟曰蔭山廣氏子孫仕北条氏有
氏廣者以子勝姫台見為長門守於是昭氏無子以
義辰子氏春為後氏春子茂氏多力挽十石弓欲結
婚吉田侯德宗以為伊達氏宗強足利氏高貴女妟人
聘説其際非二氏之幸不許焉
織田信雄平姓右大臣信長中子也 斯波氏始有尾

越二州使朝倉氏守越前織田氏守尾張身居京師輔室町氏後世衰弱二氏自有其州信長王父弾正忠信定父備後守信秀冨強攻侵隣国与徳川氏争境壌界信長踈暴有大畧伐斬駿君降濃入江納源義昭于室町立為大将軍務君北畠具教度不能与抗以女妻信雄（信意）為養子信長知具教将畔使人賊之悉滅北畠氏義昭憂信長専城槙嶋拒焉信長伐壊槙嶋畧江北南越之地進平河州取甲服相使羽柴秀吉西伐至備中天下重足習懾信長不能忘人之過暴恭使明智光秀天正十年光秀襲信長及長子信

忠于京師殺之二十餘日秀吉還自備中与少子信孝攻光秀殺之信忠子秀信幼秀吉欲乱織田氏代有天下与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為奉行輔幼主封左中将信雄勢尾賀三州掌天下兵馬信孝怒曰信孝滅光秀當統天下兵馬我兄無功不當立勝家瀧川一益前田利家黨信孝将攻信雄々々乃攻一益于長嶋拔之秀吉後破勝家降利家信孝之内海自殺秀吉殺信孝益縦知信雄不能善之佯為怨恨不辞帰大阪信雄恐去岐阜帰清洲諸将以為憂相共成之作會于三井寺秀吉許之陰賜四城主

謀信雄三城主悦特寵川勝雅告諸信雄〻〻乃獨騎逃帰三城主不知勝雅背于已与勝雅如清洲信雄誅三城主使勝雅来救于参於是信輝為秀吉取犬山逃者咸云衆可二三万参公曰信輝安得此衆此必受信輝之言不可不備聚豪傑長者盡虜其妻子以為質秀吉与参尾相拒小牧犬山人告信輝入参合兵追撃信輝殺之尾亦夜入壁多殺虜秀吉攻小牧三月戦數不利引兵西行抜加賀江竹鼻参尾亦解帰蟹江城主佐久間正勝城萓生前田下市場背正勝納一益于蟹江参公与信雄追敗之攻蟹江

出一益時秀吉取伊賀和州之属尾者盡跋秀吉度竟不能克与信雄相持羽津使人謂曰先君擢臣于皂隷封以大國位諸將之右念碎骨陥首竟莫報德寝風雨蒙矢石以不為労以禦強敵不幸変起于爪牙之臣変乱天地臣奮不顧馳誅兇首合二三大臣謀所以安織田氏二三大臣反搆臣于君兄弟臣本無它心以兵自守以冀見察不幸君弟隕命内海至不可解君若察聽臣之言赦臣之罪使臣得改事君臣之願也尾君不能決使人訪参公〻〻報曰君不能与秀吉争天下何者従秀吉于小牧者咸先君之

股肱腹心攀援成功名者也此輩視織田氏如忘況
其餘乎秀吉取以不得志者當参無事戮力共功也
夫北条氏欲甲信唯寐能忘觀参兵連久不解背盟
襲其虚如列眉若然不得不還自救参帰尾未足拒
秀吉夫何計自固哉今天未弃織田氏使君制和君
其聽之信雄乃取犬山与之平會于矢田川之上秀
吉從十餘騎先至望見信雄籍手無謗曰今日何日
再得見主是時佐々成政如参如尾謀伐秀吉参尾
不可信雄之大阪為正三位大納言与之江州万石
為蓊秣之用与謀台参公使数反不可秀吉為之不

能寢比三更台信雄諾曰我已致之云々以妹為参
夫人以母為質参公不得已于信雄許焉信雄今年
如参明年為正二位内大臣小田原之役信雄与蒲
生氏郷待沿津明年以諸侯攻蒜山秀吉聞死者多
築長園氏郷福島正則蜂須賀家正見山中已敗嘶
已獨無功相命攻城蟻附争登死傷如麻信雄怨氏
郷等不用其命不助之秀吉不懌台信雄于小田原
小田原平徙信雄于駿盡德川氏之地与之信雄不
欲請有伊賀尾勢秀吉乃發憤曰不先功労而先君
者以先君之故也而君不就慊受令耶我不能復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君揚其十七罪執諸秋田一年遷諸淺間又一年遷
豫州少与之邑信雄妹之子秀吉幸之謂之淀姬白
白信雄居大阪封長子秀雄于大野拜為參議関原
之役發兵随大谷吉隆出三成後誘尾故將吏作乱
神祖乃封長庶子秀康于越奪秀雄邑与之三千石
与三百人之糧終以憂死後澱夫人欲誅且元挙兵
立信雄為將信雄不可潛遣且元神祖曰内府用兵
我親見之天下以敵右府故常属耳目若為阪用諸
侯生心使人白之信雄乃亡入京師阪人大驚如嬰
児失母衆心不一至于以亡阪平使食五万石過之

至厚列侯莫与抗礼既分中子信長小幡二万石蓋
其意欲少子高長承後也而信良先父死信雄老傳
宇多三万石于高長〻〻從朝京師為侍從厳宗吡
老乞骸骨子長頼立長頼卒子信武立元禄七年無
故殺家老自殺上命削万石降其班爵立子信休〻
〻為京師防火使卒子信朝立
信良女為駿侯夫人男為小幡侯信昌迫駿侯得罪
吏將執夫人信昌尚弱妻父薩侯固請得止信昌無
子以從弟信久為後還宗命信久正武州田信久子
信就信就子信右相継為侯信右求婚于聡江侯徳

宗不許更娶長治庶女
足利義氏長子曰長氏病譲其弟居吉良西條以故
足利氏之時崇之莫出吉良氏之右者後有尊義者
倍其兄出居東條娶贈納言姑持廣者其七世孫也
持廣死無子名義安于西條立之母何義安兄義郷
死義安乃併有二條背駿之約与尾平是時駿納贈
納言于牟呂攻降荒川義安恐後与駿平後氏真怒
参公背于已廢義安立其弟義昭使牧野貞成代義
昭居西尾以圖岡崎初以荒川降者甲斐守義虎惡
義昭代其兄合酒井正親攻西尾抜之遂取東條参

公乃以妹妻義虎使還義昭東條親鸞徒起推吉良
氏為主参公乃逐義昭義虎取其地至駿亡以義安
後為吉良氏後玄孫左少将義央娶米沢庶女生子
男々嗣米澤庶後上已為義央故殺赤穂庶米沢相
長尾権四郎与義央夫人諫曰殺人者死赤穂庶死
願君自殺存其宗不者禍且不測義央不可為赤穂
人報讎殺死
駿今川氏与吉良氏同宗不相好常以礼數相責望
追雲州公立駿君氏忠遣将伐参大敗而還氏忠死
子花若立花若弟義元殺花若立以納贈納言郤尾

兵四隣讋懾大拓疆土贈納言卒以兵迎参嗣子于
尾以帰居駿府易置参将吏参人恨之永禄三年尾
襲義元于桶狹斬之義元子氏真殊無潑謀意又不善
愧小原鎮真父子有功用事相率反叛
于甲々君伐之大臣前逃于桶狹氏真乃出明年参相納氏真于
駿而氏真終不能支奔相會相甲平氏真恐走参為
参説通使于越甲亡参公得駿将以後氏真尾君曰
君不欲有駿若辞莫受為得擅与人執氏真徙山家
後為秀吉蹴鞠觀者醜之慶長中如江都以居品川
子孫氏之世稱為高家
堀江大沢基胤先丹波人也来遠州城海上居為参

公園掛川諸城望風降基胤獨不肯遣使乞降所置
堀川戍逼居氣賀欲遮撃参公々々已過不及自海
上攻堀江還残堀川遺基胤書曰子非有待人之救
守孤城不屈諸侯称足下之義若幸状憾結好寡人
之願也基胤乃遣子基宿従軍然身亦竟不詣参公
慶長五年今基宿守清洲天下已定以基胤不朝江
都執之徙小瀧及德祖為大将軍時侍従兵部大輔
基宿以草礼儀為左少将典事天子之礼拝子基重
九歳為侍従基宿大宗時為左中将玄孫基詒章宗
時以保傅之仕侍于中奢侈好酒使如京師酔不能

諸朝事聞見慶子基朝元文中為大行人坐事免
由良國繁自言新田貞氏後也或曰其父小野某丞
其君岩松氏居金山云國繁弟但馬守顕長嗣長尾
氏居足利瀧川一益撃北条氏政于神奈川兄弟陥
陣疾闘亦獲佐野宗綱不時告氏政積不能平會諸
将于厩橋議執二人攻足利金山信濃守国繁母善
守不能抜之然二氏由是衰至秀吉攻小田原其母
曰氏政必亡遣人迎加奔身従孫貞繁造秀吉〻〻
敗小田原竟滅二氏以其母賢国繁事之孝赦与牛
久今高家有横瀬氏亦其後也

宮内少輔山名豊國者右衛門佐持豊後也持豊強
有但因伯美丹備六州与細川勝元爭強于京師天
下咸裹糧負戈赴京師兵結不能帰其國人之畱今
守城者大率竊其國有之足利氏因是大衰持豊死
子孫居但州僅守一城祐豊時遣弟豊定討因之乱
豊定者豊国父也於是武田高信作乱于因殺山名
氏殆盡故尼子氏将山中幸盛聞豊國困不能自立
欲納豊國于因依因之衆後尼子氏与共伐取鳥取
而知豊国不能容已奔京師既合吉川隆久拒秀吉
以為不能支倍隆久降秀吉〻〻遂亡山名氏与豊

国但七千石豊国乃納女秀次為妾天下恥之慶長
五年従至小山小野木公知叔其邑人攻田邉〻
人言豊国兵發砲不傷人甲寅与三浦重成監本多
正純軍神祖見其衣敝甚垢問之故足利氏之賜也
神祖因是重為夫人亦有賢操豊国如江都常台宴
諸孫矩豊元孫中給事于中矩豊孫豊就徳宗時大
衛将因幡守至祠曹
畠山氏亦足利氏之別也有満則者守能州五世至
義統越後将上杉景義養義統子義春為子輝虎愛
之妻以景勝姉為氏部少輔會能州人叛盡滅畠山
氏輝虎乃攻能州取七尾欲立義春見義春已得能
州衆不能善之郤其功不立輝虎病今義春台景勝
上田已撃破景虎有功又之直江兼續意義春剌得
已陰事譖執之守尉哀其無罪将見殺逸之義春如
阪石田三成因善兼續為言得不徴義春有三子曰
長則長員義真景勝以義真為子質于阪於是代以
夫人出義真于春日山其後秀吉平之令景勝子其
三子義真復質于阪慶長五年三成許義春能登越
中使為将義真不可至小山諸侯聞三成作乱相謂
日従軍与質妻子執重義春貌寝言事明正色曰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族質妻子于阪而三成奪之是寇也不為棄妻子諸
將正則等然義春之言与共擊破三成於是神祖命
景勝帰義春妻子景勝獨留義真生定勝乃帰之於
是義春失明居京師思輝虎昔曾愛已以仲子長員
為上杉氏長員子侍從宮内少輔寛文二年帰自京
至品川失諸文書稱病留二十日馳驛盡復具之而
後反命于上是夜自頸死時年十六也子長之天和
中有狂疾自殺家人以病聞立其子
畠山政信者至父貞政有河紀二州天正初叔父貽
高守河州失衆之和為其下殺之盡失河州之地秀
吉如羽黒貞政將攻阪秀吉恨之明年伐出之政信
幼居大阪從片桐且元如茨木攻阪有功元和九年
上以為畠山氏貴久矣不可久居片桐氏之下徵至
江都拜民部大輔子基玄侍從民部大輔元祿中為
給事中領二官遷侍中為奏者
河窪信胤甲君武田晴信從子也甲亡帰于參有戰
功善画鷹至孫信真復武田氏官大衛將越前守
木下家定本杉原氏父日伯耆守道松尾海部人也
道松以女嫁秀吉與浅野長政々々母者与道松妻
兄弟也嫁秀吉者有才識佐秀吉成大業享事神祖

寔曰高臺君爲家定娶秀吉妹秀吉已貴賜家定豊
臣姓氏曰木下爲大阪留守拜從二位中納言封姫
路侯長子秀次爲三好笑岸養子前代秀吉爲關白
秉政中子勝俊爲少將若狹守封立野六万石從小
濱秀俊承秀吉弟秀長後封和州利房食三木三万
石延房二万石爲父守姫路秀秋承筑前侯後以秀
吉無子假号名亨栄貴者家定之家也既徼夫人幸
生秀頼夫人日夜揚秀妹之過使得咎秀俊溺水死
秀次以謡乱誅死家定去阪爲高臺君衛居京師迨
秀吉薨秀頼立相視若贅旒然是以家定之家益親

神祖石田三成作乱勝俊居伏見鳥居元忠疑勝俊
与秀妹有謀謝出之於是去伏見不得不從三成東
守神戸利房救大正寺至則加侯屠城去与加侯潜
盟而還秀秋將入姫路延房不可与共東欲入伏見
元忠不可攻屠之至関原襲三成破之神祖至伏
見移家定邑于芦森以高臺君之故不思致法諸子
以延房從細川忠興如丹後封日出収勝俊利房邑
久之以尾侯舅故名勝俊〻〻下至家定死分邑諸
子高臺君欲勝俊獨有之神祖乃与芦森子長政子
淺野長晟勝俊不得復侯死利房從高臺君居會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歳當伐兄為紀侯神祖曰利房以力微從賊非其本心封為芦森侯衛高臺君甲寅從居中軍乙卯以盜起止衛高臺君阪亡高臺君獨奉其祀追甍除湯沐邑万六千石以三千石賜利房次子主其祀利房子利當以槍法名家道仁和寺利當孫公定収宮津赤穂造南宮著桑華蒙求卒無子以金森氏之子種恭為後

日出侯延房城石護屋園大阪卒子俊治立延次㒵立石列諸侯之後俊治孫俊量見今為侯

初道松妻之兄曰杉原家次為木下氏寧秀吉誅光秀為京兆尹与之阪本還封福智其子長房從豊岡為三木醫守小野木公知趣長房攻田邊長房乃使砲人去丸發之田邊上其事是以得解而妻之父淺野長政將死劉小栗五千石与長房後再從阪之軍卒子重長立重長無子以竹中重常子重元為嗣其出也重元幼死不應置後承應二年事也

史臣曰信雄嘗衰廢之餘于堀起之鋒而不詘何其壯也先㒵少子欲傳之彈丸之地何其劣也如是豈諸家雖無足稱述者粗叙始末備二氏之成敗云

引馬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